

北印度朝聖觀感

王堯仁

朝聖緣起

禪光法師去年在美國法光寺講解《金剛經》時，有感於佛陀在靈鷲山宣說許多重要經典，因此興起朝聖之心。再者，《長阿含遊行經》也提到佛對阿難尊者說：「我般泥洹後，族姓男女念佛生時，功德如是；佛得道時，神力如是；轉法輪時，度人如是；臨滅度時，遺法如是。各詣其處遊行，禮敬諸塔寺已，死皆生天除得道者。」(大正藏一，26 頁上) 朝聖對佛教徒而言是一件很殊勝、神聖、有意義的活動。

由此因緣，而與陳輝煌師兄共同策劃，在禪光法師率領下，美國法光寺信眾一行二十餘人於去年底前往印度北部和尼泊爾朝聖，順便參訪名勝古蹟。因篇幅有限，本文僅略述幾個朝聖重地。

一、佛轉法輪處—鹿野苑(Sarnath)

朝聖的第一個重點是瓦拉納西附近的鹿野苑以及鄰近的博物館。

印度現存的阿育王石柱有十幾處，我們參觀了鹿野苑附近的阿育王石柱。那裡的石柱只剩下斷裂成數段的柱身，石柱頂端的四獅柱頭則是陳列在臨近的博物館中。

在鹿野苑園區，看到巨大高聳的「達美克塔」。禪光法師率領我們沿著環塔小徑繞塔瞻禮及讚佛。在走回車上的途中想著：到底佛陀當時在園中的哪個定點或哪棵大樹下為五比丘宣說苦集滅道四聖諦呢？其實這些問題是無解的。

鹿野苑是佛教的發源地，在玄奘大師到達時，已經發展成規模龐大的佛教聚集處。《大唐西域記》卷七記載：「鹿野伽藍，區界八分，連垣周堵，層軒重閣，麗窮規矩。僧徒一千五百人」。對於達美克塔的描述則是：「大垣中有精舍，高二百餘尺。上以黃金隱起，作菴沒羅果。石為基階，輒作層龕，龕匝四周，節級百數，皆有隱起黃金佛像。」現今佛龕中佛像盡皆不存。十二世紀末，回教軍隊大肆焚毀鹿野苑；十八世紀時，瓦拉納西的首長賈蓋辛(Jagat Singh)拆除園內法王塔的磚塊，拿去蓋民宅市場，佛教珍貴遺跡就這樣被破壞了。幸好後來英國考古學家康寧漢(Alexander Cunningham)在鹿野苑挖出了許多佛教雕像及石板以及藏有佛舍利的寶盒和舍利。迄今，鹿野苑逐漸恢復生氣。

鹿野苑是佛陀初轉法輪處，我們有幸來此朝聖禮佛，也代表開啟新的一章。內心對於佛陀最初度化的僑陳如等五位弟子能在此處恭聆佛陀開示而證果，亦有無限的景仰。

二、佛初得道處—菩提迦耶(Bodh Gaya)

第二重站是菩提迦耶的摩訶菩提寺(正覺大塔)。我們先繞著正覺大塔外圍參觀「七週聖地」，然後朝禮菩提樹及正覺大塔。

1. 七週聖地：

七週聖地圍繞著正覺大塔。每一聖地分別有告示牌介紹佛陀成道之後的七週所在地。這些位置未必是佛陀當年禪修的實際位置，但透過告示內容的引導，讓朝聖者能夠了解佛陀成道事蹟的含義。謹簡介其中一處聖地，其餘可自行上網查閱：

第三週聖地是佛陀經行之地湧現蓮花，形成蓮花步道。《大唐西域記》卷八描述：「菩提樹北，有佛經行之處。如來成正覺已，不起于座，七日寂定。其起也，至菩提樹北，七日經行。東西往來，行十餘步，異華隨迹，十有八文。後人於此壘甃為基，高餘三尺。」

2. 菩提樹和金剛寶座：

菩提樹位於正覺大塔後方，樹高十二米。阿育王之女僧伽蜜多曾把此樹的分枝移植斯里蘭卡，後來原菩提樹毀壞，1876 年康寧漢又從斯里蘭卡把分枝移植到金剛寶座旁，就是現今所見的這棵菩提樹。能在佛陀成道之處附近靜坐，實在太殊勝了。

現存金剛寶座為阿育王時期所留下，是重要的佛教文物。金剛寶座是一塊長約 2 米，寬 1 米半，高 0.9 米的紅砂岩石板。據說是阿育王為紀念佛陀在此證道所造。佛陀經歷六年苦行之後，行至此地，於畢鉢羅樹下之金剛座上結跏趺坐，證悟成等正覺，因此畢鉢羅樹又稱菩提樹，即「覺樹」之意。《大唐西域記》卷八記載：「菩提樹垣正中，有金剛座。……賢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剛定，故曰金剛座焉。……金剛座上菩提樹者，即畢鉢羅之樹也。昔佛在世，高數百尺，屢經殘伐，猶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而謂之菩提樹焉。」

3. 摩訶菩提寺(正覺大塔)：

正覺大塔據說最早於西元前三世紀由阿育王建造，西元四世紀笈多王朝國王和錫蘭國王繼續加以增建。回教大軍橫掃印度時，摩訶菩提寺也遭摧殘。十四世紀緬甸國王在阿育王所建的塔寺遺址上重建，後又遭洪水淤泥掩埋而形成土丘。1861 年康寧漢率領考古隊挖掘出，並在緬甸佛教徒及孟加拉政府的協助下加以整修完成，才逐漸現出昔日的風采。

我們跟著虔誠的信眾，緩緩地進入摩訶菩提寺。寺內有一尊大佛像，不斷地有許多朝聖者來此獻鮮花並獻黃布當作袈裟供佛。禪光法師率領我們環繞摩訶菩提寺默誦佛號、讚佛，

右邊三匝之後，大家各別在摩訶菩提寺旁禪修靜坐。

三、靈鷲山與那爛陀(Gridhrakūta 及 Nalanda)

在王舍城附近，我們朝禮了靈鷲山與那爛陀。

1. 靈鷲山

靈鷲山也就是在經典常見到耆闍崛山，地名來源有很多種說法。一般是說山上石頭的形狀就像一隻鷲鷹矗立在山頭。靈鷲山位於古印度摩揭陀國，是佛陀的重要說法地之一。玄奘大師在《大唐西域記》卷九中描述其山景：「接北山之陽，孤標特起，既棲鷲鳥，又類高台，空翠相映，濃淡分色。……如來在昔多居說法。今作說法之像，量等如來之身。」

(1) 阿難尊者修行石窟

在前往靈鷲山說法台的半山腰，有阿難尊者修行的石窟。尊者是佛陀後半生的侍者，且為誦出佛經的主要成員之一。後來被尊稱為佛陀十大弟子之一，以「多聞第一」著稱。

這洞窟並不深，裡面有朝聖者貼的金箔及點上燭光。玄奘大師當年也曾在此窟停留。

(2) 舍利弗尊者修行石窟

在阿難尊者石窟上方不遠處，就見到舍利弗尊者修行的石窟。舍利弗尊者也是佛陀十大弟子之一，以「智慧第一」著稱，他協助佛陀教化弟子。我們能到此處瞻仰膜拜兩位尊者的修行石窟是很幸運、有福報的。

(3) 靈鷲山佛陀說法台

佛陀說法台在小山頂，佔地不大，僅能容下兩、三百人。說法台內，有一尊小佛像，許多朝聖者在此供養錢財、供花、點燈以及禮佛。面對佛陀說法台右方有一座小的說法台，據說佛陀說法時，阿難尊者就坐在此地。

佛陀在此處曾宣說《阿含經》、《法華經》、《大集經》、《寶積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等重要經典。

《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記載：「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菩薩摩訶薩八萬人俱。……釋提桓因與其眷屬二萬天子俱。……四大天王與其眷屬萬天子俱。……大自在天子與其眷屬三萬天子俱。娑婆世界主……等與其眷屬萬二千天子俱。有八大龍王……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有四乾闥婆王……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有四阿修羅王……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有四迦樓羅王……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阿闍世王與若干百千眷屬俱。」光看到這小小的說法台，就想到如何能容納如此多人？一種解釋是許多聽法的菩薩、天人眾遍佈於虛空中，加上靈鷲山為群山所圍繞，聽法者就圍繞聚集於群山中，盛況非凡，正是「靈山會上佛菩薩」。

隨後，禪光法師率領我們靜默誦佛、讚佛，並且右繞說法台三匝，然後在阿難尊者小的說法台附近靜坐禪修。

我們能追循佛陀及聖弟子們的足跡來到說法台，合掌歸敬十方諸佛菩薩，也圓滿了心中的聖願。

2. 那爛陀

離開靈鷲山，下午即前往那爛陀。那爛陀，意譯為施無厭、施無畏或無畏施。

那爛陀曾經是一所規模龐大的佛教、天文曆算、工巧學及農學之最高學府。據說在西元五世紀時，由帝王父子相繼興建。玄奘大師(西元七世紀)曾經在此留學五年。《大唐西域記》卷九對那爛陀有詳細的描述，那爛陀的建築群非常龐大，因為是經過「歷代君王繼世興建」而成的；而能够進入那爛陀的僧眾，都是「俊才高學」，而且是「德重當時、聲馳異域」、「戒行清白、律儀淳粹」者。

可惜於十二世紀回教徒入侵時，毀壞寺院和圖書館等，其後又被淤泥淹蓋而湮沒。十九世紀時，康寧漢根據《大唐西域記》的記載進行考古挖掘，而得以重見天日。1915年，德國和印度考古學家繼續參照《大唐西域記》，進行三十多年較大規模的發掘，出土了許多精美的佛教石雕、銅像、銅盤和印章等。大部分出土文物都展覽在那爛陀寺對面的博物館裡。至今專家們出土和清理了十多處遺址，還不到大師記載中原來的十分之一。

我們進入那爛陀大學遺跡，首先迎面而來的是一條兩旁種著大樹的路徑，有一點像台灣大學的椰林大道。遺跡區內的遺址有十幾處，大多為紅磚砌成。有幾處的遺址仍留下寺廟約一半高度的建築，而佛像幾乎都不在，僅剩殘垣頹磚。保留比較完整的是舍利弗尊者的出生和涅槃紀念塔，龕中雕像還保留。

在初冬的夕陽餘暉中，我們漫步穿梭在一片紅色土磚遺跡之間。面對眼前一大片的半毀磚房，同時想到玄奘大師當年留學時的學府應該是龐大、莊嚴又殊勝，內心十分感慨。

四、佛般泥洹處—拘尸那羅(Kushinagar)

第三重站是佛般泥洹處—拘尸那羅。佛陀在吠舍離度過最後一個雨季並給予最後一次說法之後，離開吠舍離往北走。八十高齡的佛陀跨越恆河，來到了拘尸那羅樹林中停了下來。佛陀交代阿難尊者在兩棵梭羅樹之間鋪好繩床，然後將在當晚半夜般涅槃。佛陀在梭羅雙樹間以右脇臥姿，弟子眾隨侍在側，住在拘尸那羅附近的末羅族人也到場，在眾人圍繞下，佛陀於中夜時分大般涅槃了。

在佛陀大般涅槃有兩樁意義重大值得提出的：

1.《雜阿含 979 經》(大正藏二，254 頁)記載偉大的佛陀支撐虛弱的身子，慈悲地開示，度化百二十歲的外道須跋陀羅尊者，令其當下心善解脫，得阿羅漢，他是佛陀親自度化的最後一位弟子。

2.在《長阿含·遊行經》說：「阿難！汝謂佛滅度後，無復覆護、失所持也？勿造斯觀！我成佛來所說經、戒，即是汝護、是汝所持。……

去來行無常，現滅無放逸！」(大正藏一，26 頁) 這是偉大佛陀對學佛者最後的告誡：一切因緣皆為無常，在佛滅度後弟子要以佛陀所說的經、戒為師，隨時要精進修行，不要放逸！

拘尸那羅最重要的聖地就是大涅槃寺、佛陀涅槃塔與梭羅樹。我們到達聖地之後，呈現在眼前有許多並排的梭羅樹，但不知佛陀涅槃於哪兩棵梭羅樹之間，也不知這些樹是否當年佛陀涅槃時一直存活至今。

接著，我們前往佛陀涅槃塔。那是一個純白色類似倒覆鉢狀的佛塔。塔是 1927 年由一位緬甸的佛教徒募款興建。在大涅槃塔旁，有一個四方形的磚造佛塔基座遺跡，塔身已毀壞，或許是佛陀涅槃處吧！禪光法師率領我們合掌念誦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並右繞佛陀涅槃塔三匝。繞塔在佛教來說是殊勝之功德，能在拘尸那羅佛陀涅槃處右繞佛塔，功德更是不可思議。

然後，我們進入大涅槃寺，那是緊隣在佛陀涅槃塔右方。大涅槃寺內的臥佛，長約六米，是佛陀涅槃身影的石雕，安詳地躺臥在我們眼前。據說是在西元五世紀由黑岩雕刻而成。十二世紀時為了避免回教徒的破壞，而將它掩埋入地底。1876 年由康寧漢從希拉尼亞瓦提河的河床挖掘出來時，已有多處毀損，後來經過拼合修復。

佛面的金色原先是朝禮者貼的金箔，後來緬甸人將祂漆成金黃色。藏傳的信眾又為臥佛裹上金黃色的綢布，只露出慈靄的面容與尊貴的雙腳。佛陀的面容莊嚴、寧靜，給予人們祥和與平靜。禪光法師率領我們先拜佛，然後隨著虔誠經行繞佛的朝聖者行列中，默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並且右繞三匝。

之後，筆者在佛首後頭對角遠處靜坐。深深地感受到：佛陀雖已滅度兩千多年，但是佛陀教法至今仍不斷地教化、影響著全世界各地無數的人們，真是佛恩無量！

五、佛生處－藍毗尼園(Lumbini)

最後一重站是佛生處－藍毗尼園。藍毗尼園位於尼泊爾與印度邊境上，是佛陀 2500 年前的誕生處。藍毗尼園遺址於 1896 年被發現之後，經康寧漢證實。於是這寧靜的小村落才逐漸熱鬧，朝聖者不斷湧入，因此尼泊爾政府建立遺跡園區。

佛陀的父親是迦毗羅衛城淨飯王，母親是摩耶夫人。摩耶夫人依當時的風俗，於預產期之前回她的故鄉待產，經過藍毗尼這座花園，於一株無憂樹下誕生了佛陀。佛陀誕生有許多瑞兆，《大唐西域記》卷六記載：「菩薩生已，不扶而行，於四方各七步而自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今茲而往，生分已盡。』隨足所蹈，出大蓮花。二龍踊出，住虛空中，而各吐水，一冷一煖，以浴太子。」

清晨的藍毗尼園充滿著濃霧，我們跟隨著前來朝聖的僧人及遊客陸續進入藍毗尼園。在一棟白色尼泊爾式的屋子內，參拜佛陀誕生處的遺跡，

據說是阿育王所建的佛陀誕生處。對於佛教徒來說，此地是非常神聖與重要的：兩千多年前偉大的佛陀就在此處誕生，佛陀成道後，佛教也誕生了。

白色屋子的右後方是一座水池，據說是摩耶夫人在生產之前沐浴，以及為出生的釋迦牟尼佛第一次沐浴的地方。

於白色屋子後方，可看到阿育王石柱。石柱是阿育王所建。1896 年印度考古學家穆克吉根據《大唐西域記》的記載，在藍毗尼挖掘出來，高約 6 米，直徑 0.45 米。上面刻著阿育王的親筆敕文，內容約為：天佑慈祥王登基廿年，親自來此朝拜，因為這裡是釋迦牟尼佛誕生之地。石柱上半部已折斷，但碑文保持得相當完整。

《大唐西域記》卷六提到：「四天王捧太子窳堵波側不遠，有大石柱，上作馬像，無憂王之所建也。後為惡龍霹靂，其柱中折仆地。」許多朝聖者在此誦經、修法。我們也向石柱禮敬朝拜。法光寺朝聖團活動至此圓滿的告一段落。

從這趟北印度與尼泊爾朝聖及名勝古蹟之旅，我們學習和吸收到佛陀的許多事蹟和佛教歷史。值得提的幾點是：

1. 阿育王大力弘揚佛法的偉大貢獻。例如在印度廣泛建塔、立柱，與推廣佛法等等，是空前絕後。

2. 西方人尤其是英國的亞歷山大康寧漢在考古挖掘方面的成就。其後，日本人與印度政府在古蹟挖掘後的復甦與維護的努力也值得讚嘆。

3. 兩千多年前阿育王到這些聖地朝聖立塔；一千多年前法顯、玄奘兩大師也來同地朝聖。物換星移，吾人今日亦有幸來此朝聖，自然是法喜充滿。在感激「前人種樹」之餘，謹能以「自洲以自依，法洲以法依，不異洲不異依」來自勉。Namaste!(吉祥如意)